

·理论园地·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起源、表现及其伦理影响

王怀诗 (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摘要: 文章分析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起源与成因; 论述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表现形态; 提出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对民族文化伦理发展、网络伦理建设等方面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 网络 文化帝国主义 民族文化 网络伦理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6-0011-05

Cultural Imperialism of the Internet: Origins, Embodiments and Its Ethical Consequences

Wang Huaishi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Analyzing the origins and causes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of the internet; Discoursing upon some important embodiments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of the internet; Proposing a series of consequences which cultural imperialism of the internet brings abou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ve cultural ethics, web ethical construction etc. and 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internet; cultural imperialism; native culture; web ethics

CLC number: G03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6)06-0011-05

网络已经成为继广播、报纸、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体,作为一种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与工具,网络的殖民性扩张带来了世界各国在网络上的话语权、民族伦理观念转向以及文化生存空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引起各国理论工作者与政府组织的重视。

1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起源

1.1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渊源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源于“二战”之后出现的文化霸权思想。20世纪40年代,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了“文化霸权”的观点。60年代,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对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进行了全面批判。他们认为,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借助于高技术手段进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尤其是通过大众媒介广为传播的西方文化,其实就是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形式。^[1]这种对西方文化所进行的激烈批判,影响深远。与此相应,在西方大国与不发达国家

的文化关系问题上,就出现了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到了70年代,持这种理论的分析家数量迅速上升,许多不结盟运动国家的评论家们也加入到这一队伍之中。总的说来,理论家们一直试图将美国对南半球的资本主义扩张与美国的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产品和通信技术的输出联系起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可视为“文化帝国主义”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学者约翰·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则对全球化过程中文化领域的霸权主义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作为民族国家的话语、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作为全球性的批判话语这四种论述形式,并以此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2]

通常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基于优势的信息技术条件,运用经济全球化与所谓民主政治的力量,宣扬和普及自身文化的种种价值观、行为模式、制度和身份等,以达到重塑其他国家人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制度和身份,并使其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一种文化策略。其实质就是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伦理及其社会调控机制研究”(05CTQ006)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 2006-05-02; 责任编辑: 宋戈

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来控制人们的观念与行为, 利用文化殖民以实现其经济和政治上的掠夺与扩张。在这个意义上, 文化帝国主义和政治、经济帝国主义一样, 都是以侵略与占有为其根本特性的。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涉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 而且也涉及各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 乃至世界各国之间的利益均衡。

1.2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功因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成功因既是旧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 也是新型国际信息秩序的必然要求; 既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也是全球化的一个根本动因; 而全球化既是一个经济上不断扩张、融合的实践过程, 也是一个在文化层面上不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相互激荡的历史过程。因此, 全球化所带来的不仅是一种秩序化了的世界经济市场及其活动方式, 而且还会形成一种世界各国共有的“统一的信息空间”以及无法抗拒的文化强制性。

首先,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霸权, 是网络文化帝国主义产生的根源。苏联解体之后, 谋求国际强势地位的主要方式已经从军事与政治上的对抗转向经济与文化领域的全面竞争。传统赤裸裸的文化殖民主义已经完结, 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推行某种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也越来越没有市场, 此时美国业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强国, 这些都迫使文化帝国主义的形态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改变。^[3]

近年来, 知识经济蓬勃发展, 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文化产业, 尤其是电子文化产业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更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 或者通过对外文化交流及援助项目, 或者利用信息产业上的优势向发展中国家大量输出自己的技术产品, 迫使这些国家认同并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 发展中国家为了谋求国家的复兴与经济的发展, 也不得不开始接纳或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济运行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某些政治、文化理念。这样一来, 发展中国家在文化生存与发展的许多方面, 如价值观念、学术话语、产业形态、艺术领域等, 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入侵。

其次, 西方发达国家独有的信息优势, 是网络文化帝国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信息社会中, 信息已经成为一种商品、一种资源和一种权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从 19 世纪中后期开始就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信息优势;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网络技术迅猛发展, 信息技术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最便捷的实施手段, 而网络世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更为活跃的殖民空间。作为 Internet 诞生地的美国, 一方面利用其在信息领域的既有优势, 大力发展信息产业, 为其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 通过网络媒介向全球推行美国文化价值观, 企图造成其它国家对美国文化的依赖, 进而

在网络时代成为美国的附庸。由此看来, 推行网络文化帝国主义, 不仅能为美国赢得巨大的政治利益, 而且还能有力地刺激美国经济的发展, 使其始终保持世界霸主的地位。

目前, 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信息超级大国, 同时也是网络及其相关产品的主要生产国。世界六大计算机厂商中有五家是美国公司, 这种强大的信息技术优势、信息传播优势和信息控制优势, 使美国可以任意地将本国的信息输入他国, 将本国的意志和文化强加于他国, 并随时掌握世界范围内的信息, 控制信息的流向。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信息技术条件的落后, 在利用网络进行国际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必然面临意识形态被渗透的种种威胁与挑战。^[4]随着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 (GII) 的推进, “数字地球”与 Internet2 的建设, 美国的信息霸主地位将会显得更加突出。

最后, 现代网络文化特征进一步强化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市场需要与社会流行。与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影视文化相比, 网络文化显得更加开放、自由、轻松与欢快。在网络文化环境中, 人们有更为广泛的言论自由, 可以与世界各地的人们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 从而大大加强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 加上网络环境的虚拟性、感知上的具体性以及内容上的多样性等特点, 使得文化传播领域中传统的“领土边界”观念被打破, 各种“优势”信息能够畅通无阻地传播开来。从表面上看, 所有这些都非常有利于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但实际上,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信息地位的不平等, 信息资源的不均衡, 网络渠道的差异性等, 所以信息穷国将比以往更多地受到信息富国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上的左右。与此同时, 网络文化特有的大众性、商业性、技术理性与效用法则, 进一步巩固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精神, 增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传播力度, 也增大了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难度, 从而极有可能替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搭网铺路”。

2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形式

网络的产生不但没有打破旧有的信息秩序, 反而使文化帝国主义以一种新的方式在网上涌现出来。网络信息传播具有许多传统大众传媒所没有的特点, 从而使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

2.1 网络话语霸权

语言符号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中性词”, 它总是承载着特定的文化意识内容; 语言的形式、类型和结构往往影响到文化内容的传播和接受。因此, 语言符号的传递必然将其中蕴含的文化意识和伦理观念同时传播开来, 而且随着这种符号体系的广泛渗透而表现出特定的文化权力意志。因此, 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其他一种文化符号或话语

系统时,这一国家和民族必然会在价值观念、民族意识等更深层面上做出相应的改变或调整。在信息时代,网络显然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话语权力舞台。

源于美国的网络文化以其语言优势正在全球迅猛传播,并对相对弱小的民族语言与文化进行着无情的吞噬。法国司法部长雅克·图邦在1997年4月发表讲话认为,英语占主导地位的互联网络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美国语言学会濒危语言委员会主席克劳赫斯特指出,语言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几乎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在弱小民族语言不断消失的同时,英语尤其是美国英语却成了互联网和国际关系中的通用语言。实际上,网络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英语作为自己的主导语言;而网络的迅猛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英语的垄断地位。据统计,因特网上的英语内容大约占90%,网络几乎就是为英语而生的。^[9]另一方面,非英语国家的用户为了能够利用网络,游刃于网络世界,也不得不掌握基本的英语知识,这一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接受美英文化影响的过程。这样一来,绝大多数的非英语国家(也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语言障碍而影响到自身文化的传播,从而在世界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始终处于劣势。

2.2 网络信息垄断

网络信息在加速增长的同时,也表现出空间分布和共享程度上的梯度差异。在国际上,网络信息主要集中在北美、西欧、日本等信息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它们在网络信息的生产量、使用量以及信息密度、优势资源等许多方面都拥有绝对的垄断地位。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不到世界总人口的30%,却拥有世界邮件量的95%、数据库量的92%、电话量的91%、图书出版量的83%;网络运营商、网络信息提供商、网络标准的制订与域名管理等等,主要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其中网络信息量的80%又是由美国发布的,呈现出严重的马太效应。网络上被频频访问的主要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站点,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接收信息。

网络信息的梯度分布,必然会导致网络信息的梯度转移和跨界扩散(transborder data flow)。据统计,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流量超过从发展中国家流入发达国家的100倍。芬兰前总统基科宁指出,信息差距(information gap)和南北差距一样,会造成新的“信息帝国主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严重的信息文化危机。正如N·莫尔所说:“所有迹象都表明,发达国家正利用其信息资源来剥削、而不是帮助发展中国家。”^[6]因为信息总在一定程度上负载着文化,美国在网络上的信息垄断实际上也就是美国文化的垄断。当人们进入Internet,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步入了美国文化的万花筒。

2.3 网络文化侵略

在网络时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利用手中掌握的信息

发布权、信息访问权、信息传播权和信息安全权等特有的网络控制权力,对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全面的文化渗透。“美国人不必为争夺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的行为而感到羞耻。……美国必须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而利用信息时代的工具可能是扩展美国利益的最为和平有效的方式。”^[7]

以可口可乐、好莱坞电影等为标志的美国商业文化,直接或间接地通过Internet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向其它国家进行文化侵蚀,从而以美国文化消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据统计,美国电影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上映率达到40%-90%,在1993年全世界票房收入较高的前100部电影中,美国电影就有88部之多;而在1994年,美国电影的海外收入首次高于国内收入。好莱坞穿行于世界各地,以至于有人这样说道,谁也不知道好莱坞在哪里,它不再是一个地理概念。好莱坞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成功地上演着一部与全球化同步的“美国文化”大片。“现在可以说有充分的理由证明这一切,即是说,人们喜欢好莱坞影片,他们也可能最终喜欢美国的生活方式。”^[8]

除了一般的文化渗透外,美国等西方国家还通过网络有意识地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攻击。这种文化攻击包括:肆意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网络文化阵地;随意指责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任意诋毁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形态;有意歪曲他国的人权状况与宗教习俗等等。

3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伦理影响及相应对策

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政治、文学、艺术、建筑、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在文化伦理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单一伦理的推行

资本主义伦理观念打破了中世纪封建神学的伦理樊篱,逐步确立了自己的伦理价值取向。在资本主义形成初期,这种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强调人的主体性和内在权威,突出公平交易和工具理性,重视勤俭创业与不断进取的生活态度等,并以此促进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演进,特别是进入到后现代社会之后,资本主义文化开始走向高度的技术化、商品化和权力化,并呈现出异质、多元、悖谬性和扩张性的特点。相应的,资本主义伦理的商业性、世俗化、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等价值取向也愈加彰显。特别是消费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那种强调节俭、简朴、自我约束和抑制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花钱和享受、炫耀和时尚成了社会成功的标志,甚至连性也成了消费的对象。“消费主义文化不但制造出人们的欲望,同时也将这些欲望道德化和制度化。”^[9]于是乎,资本主义

伦理,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伦理几乎成了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单一参照体系和评价标准。

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所起的社会作用。^[10]同样的,现代网络以其特有的简明快捷、强大的覆盖范围与传播速度,一方面强化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伦理观念,另一方面也把这种伦理观念推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造或颠覆着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伦理传统。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似乎每一个世纪都会出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具有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改造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源动力,这几乎是一个自然规律”。他提出要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新秩序,“使21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11]随着网络的扩张,由于网络上的话语霸权、信息垄断以及“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强势传播等各种原因,势必导致以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伦理观念大行其道,这与世界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多元化潮流背道而驰。

为了应对资本主义伦理的单一推行,需要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共同努力,开展争取公平合理的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斗争;反对信息的国家垄断,抑制跨界数据流的不正当流动;加大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开展更为广泛的南南合作,增强人们对资本主义文化伦理观的清醒认识等,从而建立一个最基本的网络文化“安全防线”。

3.2 网络伦理的失范

网络一般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从而打破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文化之雅与俗、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对抗与界限,女性与男性获取信息的差异开始缩小,权力机构的信息系统也不得不适当公开。换言之,网络极大地推进了一个国家社会文化的平民化与大众化,使社会成员在网络伦理上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平等。

但另一方面,在流质状态中不稳定地凝聚着的网络文化环境中,各种思想和观点转瞬即逝,一切秩序时时变更,时空界限显得无足轻重;同时,现实文化中的伦理主体在网络世界也不再是具体的、可见的实在,而“蜕变”成了一些变幻不定的虚拟符号;网络文化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轴心原则,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所有这些都极易导致网络文化生态链上的弱肉强食和整个网络伦理环境的恶化,导致人们对意义的迷失,从而瓦解伦理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并因此加剧各种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等思潮的泛滥,使人们在伦理观念和伦理行为上变得更加紊乱无序、随心所欲。

道德相对主义者认为,一切行为都是不确定的、没有客

观根据的;他们怀疑权威,排斥规范和道德标准的统一性;漠视个体的自律与社会责任。现代网络的非中心化、多元化以及没有边际的特点正契合了道德相对主义观念诉求,而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虚拟性和匿名性的特点则促使其将观念认识转化为具体行为。传统道德标准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在网络世界中变得模糊。与道德相对主义相伴的,必然是无政府主义、不干涉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伦理观的盛行。一些网络空间的激进思想的捍卫者,坚决主张网络空间是反地理主权的,国家边界和政府权力在这里已经消失或难以有所作为,这使得人们相信网络是“绝对自由”和“彻底民主”的地方,是“游牧部落”的新边疆。不过,这种所谓的自由和民主仍然带有浓厚的美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色彩。正如D·鲁什科夫所指出的:“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比电子前沿更能显示出美国先锋精神的新生。”^[12]与伦理观念紊乱相应的是伦理行为的失范,主要表现为:侵犯个人隐私权、侵犯知识产权、制造信息污染、威胁信息安全、信息欺诈与信用危机等等。

针对网络伦理的失范,除了开展网络伦理与网络技术的研究之外,还要制订相应的网络信息政策和信息法规,加强对青少年,尤其是“网络一代”(the net generation)信息素质的系统教育,把防治网络伦理失范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科学地加以实施。

3.3 民族伦理的危机

在“前网络时代”,由于文化载体和传播技术等原因,各国的民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相互交流、融合或冲突、对抗,但在总体上都是按照自己的发展方向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在文化传播的广度与深度、文化交流的内容与范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因此,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理念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封闭保守、夜郎自大的地缘文化特色。^[13]

现代网络把人类带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统一的信息空间”中,任何一个民族再也无法游离于整个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但是,网络的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不是缩小而是加深了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并且发展中国家还将面临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可能。^[14]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为了缩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必须融入到整个世界的信息化进程,这样一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各种伦理思想和文化观念也会自然而然地迅速在发展中国家得以滋长,严重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生存空间和文化伦理的传承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弱小的国家和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伦理危机、文化危机甚至生存危机等问题。发展中国家如何在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背景下,去自觉建设自己的民族文化伦理已经成为一个意义重大但非常棘手的课题。

对我们来说,经过改革开放近30年的发展,已经借鉴和吸收了西方文化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同时,我们还必须保持全民族、全社会的冷静头脑,持重以待,择善而从。西方思想家对自身本位文化的检讨,是我们观照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中国近现代学者关于“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等理论上的探索,以及中国文化实际所走的路线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是另一面镜子。整体上看,我国的民族文化有着浓厚的伦理色彩,有着重视群体和国家观念,强调人文关怀、整体意识,以及保持道德自律、自我约束等优良传统,在吸收西方当代先进的网络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慎重考虑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色,决不能丧失民族文化的本体。

针对网络上的话语霸权、信息霸权等情况,我们还需要强化汉语的规范性、交互性和灵活性,积极扩大汉语的普及面,保护我国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习俗;加快我国网络信息资源的建设和网络文化产业发展,通过建设高质量的中文网站、技术过硬的过滤网站、健康向上的教育网站及高水平的政府企业网站等,以拓展我国网络信息的辐射空间,不断增强我国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与免疫力,增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维护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和文化主权。

3.4 全球伦理的探寻

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也是一个充满变数的人类文明模式的选择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人们逐渐开始认识到网络对于全球化的多重影响和作用。一方面,网络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在客观上推动了各国民族文化的多元发展,在这个意义上,网络是“反帝国主义”的;另一方面,网络的普遍性和弱控制性,又使得网络以自主的生命按照“自然选择”的法则在不断演化,从而成为文化帝国主义最适宜滋生的空间。而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总是企图打破世界文化的多样化,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所谓超越性的伦理信仰,以此作为将整个网络世界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不过,由于单一的资本主义伦理观的推行屡遭批判;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伦理发展的呼声不断;针对网络伦理的失范进行的伦理调控已经成为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些都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的合理性。

应当看到的是,各国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使得信息的流动性和共享性在网络上空前地显现出来,信息的商品化和资本化以及信息跨越国界的实时传播,使信息具有世界各国公认的普遍价值。人们开始认识到当代最具生命力、最具优势的文化决不是某种狭隘的地缘文化,而是着眼于全人类并且高度综合的类文化。同样的,各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与文化交往中除了保持自己本国和本民族的传统伦理之外,还应当不断寻求、整合

并遵循某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伦理或“最低限度的普遍主义伦理”,诸如公平、诚信、责任等“底线道德”观念。^[15]这样一来,带有类文化特征的网络必然能够为包含某些普世伦理或全球伦理的人类文化伦理建设搭构一个平台。实际上,从1990年德国神学家孔汉思率先提出全球伦理的口号算起,全球伦理建设这一当代全球性思想运动正在取得深入的发展。^[16]这也许有助于为民族文化伦理的多样性和世界文化伦理的统一性确立一个良性的发展机制。

参考文献:

- [1] 洪晓楠.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评述[J].理论参考,2005,(5).
- [2] 苏国勋.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J].理论参考,2005,(5).
- [3] 周珂.从美国“十条诫令”看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6).
- [4] 王艳霞,王梅.网络文化帝国主义浅议[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11).
- [5] The Harvard Conference on the Internet & Society [C]. Sebastopol, CA: O'Reilly & Assoc., Inc, 1977: 466-482.
- [6] 卢泰宏,沙勇忠.信息资源管理[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95.
- [7] 罗斯科普夫.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赞美吗[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4).
- [8] 张荣翼,彭永珍.从视觉文化的角度对电影的解读[J].襄樊学院学报,2005,(1).
- [9] Leslie Sklair. 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 [M].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75-77.
- [10] 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上海:三联书店,1989.
- [11] 邱金英.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特征、实质与内在矛盾[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5,(1).
- [12] 沙勇忠.信息伦理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 [13] 黄震.建立新型的网络伦理[J].社会科学家,2004,(3).
- [14] COMEST Sub-Commission on “The Ethic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Report, (UNESCO Headquarters, 18-19 June 2001)[EB/OL]. [2006-02-15] <http://infoethics.net>.
- [15] 吕耀伯.论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伦理[J].现代国际关系,2002,(12).
- [16] 赵娟娟.我国近年来全球伦理问题研究综述[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4,(6).

作者简介:王怀诗(1965-),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情报学理论、信息检索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